

最后 一 课

□ 王明新

你可放心？

□ 张弯

1
进大厅门，他看到是童娟娟在值班。前台案几上有两个人在排队填表。他把手里的打印机耗材放到保安面前，让他们喷酒精，再拿起手机扫描前台边沿的安康码和行程码，给另一个保安拍照留存。他很熟练地将例行登记的后两道程序先做。

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这栋大楼一趟。虽然胸前工作牌职务一栏填的是“工程师”，但和大厅里的保安及前台小姐们“大宝天天见”，熟悉了，大家都会招呼一句：“来送货啊？”

2
是的，其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送货和设备维护。这栋楼是一个大型事业单位的办公楼，楼层分布着各部门、科室。按照标书规定，楼层每个办公室的打印机粉墨用完，抑或出现各种机问题，他作为供货单位定点工作人员必须随叫随到，以最快速度响应，给予配货或故障处理。三十几层楼，几百个办公室、数千台打印机运转，他几乎每天要来一次，有时两次甚至加班。

他之前在单位做仓库。因为负责这栋楼业务的老丁打报告给公司，说自己有哮喘老毛病，每天口罩不离在有点吃不消，而且常常忍不住咳嗽，不但让客户狐疑惊恐，也影响单位形象。公司售后部开会，他被推荐为接替人。

主管找他谈话时一连用了好几个“而且”。主管说，你年轻，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整天困在仓库里，屈才了。而且你对各型号的产品最熟悉，而且公司也培训过你电脑及打印机的使用和维护，而且你多在外面跑，会接触到更多的美眉，爱的火花说不定就被点燃了……

他也觉得自己是接替老丁的最合适人选。

3
前面两人填完了表格，轮到他了。表格每一栏的抬头他闭着眼都知道是什么：序号、日期（具体到时、分）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现住址、手机号码、访问部门（人）、实时体温……再后几项是签名确认、授权人、当班人及备注。他只需填到签名确认就可以，后三项由前台小姐们填。他看看前面填好的文字，轻轻笑了笑。和每次看到的差不多，要么龙飞凤舞，要么仿若天书。

他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，也效仿着前面人的笔法写得藤缠蔓绕，但写着写着总看得有些碍眼。后来觉

得这天古大夫好像与以往没什么不同，依然是雍容儒雅、和蔼可亲。早晨8点半，像往常一样，古大夫说，走，我们去查房吧。

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又说，今天请大家都把听诊器留下。我们两男三女5名实习生相互看了一眼，心里虽有疑惑，但谁也没做声，就把各自的听诊器放在了桌子上，跟着古大夫走出办公室。

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呢？我感到心跳有点加快。

不只是在这家医院，就是在全省，古大夫也是数一数二的心脏外科专家，首屈一指的权威。能在古大夫手下实习，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，也是我们的福分。

查房时，根据不同的病人，询问病史，查看病情，向护士了解病人用药或用针后的变化……古大夫絮絮低语，没有半点马虎。5号病房2号床位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患者，古大夫轻轻地对我们说，这位病人患有二尖瓣狭窄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，你们可以听听她心脏跳动的声音，与正常的心

跳有什么不同。

这样说着，古大夫从白褂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副听诊器，交给男实习生甲，甲戴上听诊器，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，听了一会，毫不犹豫地说，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声音好像……说着，甲好像感觉听诊器烫手似的，将它交给了男实习生乙。乙戴上听诊器听了一会，也肯定地说，我也听到了，杂音好大啊！乙的面部表情明显有点夸张，他说着把听诊器交给了女实习生丙。女实习生丙听了一会，迟疑地说，我也听到了，是有杂音，而且不小。然后听诊器就传到了女实习生丁手里，丁听了一会，马上说，听到了，我听到了……很快，这个“烫手”的听诊器就交到了我手里。

古大夫面无表情。气氛好像不对，四位同学一个个把脸绷得像刷了一层浆糊，像是紧张，又像在掩饰什么。掩饰什么呢？

我接过听诊器，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。奇怪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把听诊头在病人胸部移动了一下，让它准确无误地贴在心脏位置，可还是听不见声音。我又把听诊器的耳

塞往耳朵里按了按，但耳朵里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。我无奈地摘下听诊器，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，我知道自己肯定脸红了。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古大夫，急忙低下了头，我说，老师，听不到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四位同学，他们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，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也紧张不安起来。古大夫却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像是安慰我，说没关系，真的没有听到声音？你再仔细听听。我把耳塞重新塞进耳朵，按着听诊头的手轻轻用力，屏住呼吸，仔细听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时间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，我依然什么也没听到。我摘下听诊器，十分不好意思地说，老师，还是听不到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僵硬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具木乃伊。

四位同学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空气像是凝固了。

好在这时候古大夫及时招呼我们离开了这间病房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尴尬下去。15分钟后，我们回到古大夫的办公室。

当着我们的面，古大夫旋开听诊头上的螺丝，拿掉上盖，用镊子从听诊头里捏出一小团紧实的棉花。在那一刻，我们像全被点了穴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愣在当场。

古大夫说，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，合格的只有一人。古大夫说着用慈爱和鼓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。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像着了火，把头低下又急忙抬了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把胸脯也挺了挺。刚才对自己的质疑，在古大夫和同学面前的羞愧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。

从明天起，你们就要自己做大夫了，救死扶伤，人命关天，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这是一名医生应有的精神，也是科学的精神，更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！医者仁心，半点也马虎不得呀。

古大夫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，说了这样一番话。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深深地低下了头。我也把头低了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们今天向老师低头，是为了明天不向病魔低头。



夏日倾情 (布面油画)

□ 朱晖

真 真 假 假

□ 陈华

这些日子，他晚上都要去三院陪床。在建筑工地做工的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，左脚跟粉碎性骨折，晚上离不开人。他曾劝父亲不要再做这么累的体力活，可父亲总是笑着说，等还完你的房贷我就换个轻松点的事。

这一天，住院部电梯口，他没想到会遇见童娟娟。虽然都戴着口罩，但掩不住两人的惊讶。后来童娟娟问他可有现金，能不能换五百元留在这里住院的一位长辈亲戚？因为老人家不会手机收款。童娟娟手机付钱的时候，顺带加了他的微信。

他才发现，她就是那个被他数次忽略的“不想长大”。

准备打招呼说再见时，童娟娟的电话响了……最后一句，他清晰地听见童娟娟熟练地报出了他的手机号码。随后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电话里说，26楼一位领导在加班整理急需文件，彩打印机忽然没粉了，打你们公司固话和预留的手机号都没人接，通过我们前台小姑娘联系到送货的你，能不能加班给送一套过来？

他朝父亲的病房望。童娟娟有些羞涩地笑着说：“我帮你照看一会，等你回来，你可放心？”

一年后，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，他笑着对童娟娟说：这一次还是需要我们俩同时签名，来，比一比，看谁的登记更工整、更虔诚？

暮色沉沉。车子进库时，灯光已经明亮得像水晶。他降低车速，车子低沉地嗡嗡叫着，像回到圈里的羊，倒退着进了车位。这是个平常的黄昏，跟以往任何一个黄昏一般静好。像往常一样，他感觉自己就像被潮水迎进港口里的船，即将面对随之而来的葡萄酒一般酣然的夜晚。

关上车门。他脚下像踩着弹簧似的，向着地下车库出口而去。突然，他触电一样停住脚步。邻居家的车位上，那辆破旧的桑塔纳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崭新的凯美瑞。这种车子的市价是二十多万元，比他自己那辆还要贵一些。他的心里一下子泛起了难言的滋味。邻居家并不富裕。丈夫在外面开小店，妻子在家里做主妇，还有两个孩子，比起双职工、一孩的他家，境况要差多了。怎么那么快就买了新车？

他退后几步，看看周围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车位。他又走近几步，仔细看看车子，没错，是新的。他胃里开始冒起了酸水。最近邻居的生意不好，客人少了很多，还跟自己诉过苦，哪来的钱买新车？又或者，车子是他借来的？

愉悦心情荡然无存。他感觉自己就像签了一笔大生意，却发现是个骗局。这辆车变成了一床厚

佳，风味独特，最适合下饭。母亲还准备了红烧酿豆腐，外焦里嫩的豆腐撒点小葱，色香味俱全，也是申鹏喜欢的。此外，还有花甲煮金不换，乳白的汤，配上绿色的金不换，十分诱人，堪称补充能量的琼浆玉液。

换上平日，申鹏会吃得大块朵颐，津津有味，可今天却寡淡无味。

看着剩菜剩饭，母亲关爱地问：“儿子，不舒服吗？”申鹏摇摇头，“不，是不饿。”

母亲进厨房收拾了一边，洗刷一边跟申鹏说：“今天丁姨来了，他们家准备要把房子卖了，她孩子考上大学，等着交学费呢。”

“啊！卖房？交学费？那他们住哪？”申鹏发出几个问号。

“她其实也是想看你们和杨柳有什么法子……买房倒是挺有爱心的，了解丁姨急着卖房的情况后，主动提出假如丁姨有办法把买方要交的税费省了，他会将省下钱拿出大半资

助孩子读书用……”

申鹏凝神静气听完母亲的话。原来丁姨的孩子如愿取了美术专业，孩子从小就喜欢画画，是值得好好培养。但丁姨把房子卖了，那她一家怎么办？总得有个安置的地方啊。

申鹏不知如何是好，在饭厅里走来走去，美术可是大学里最烧钱的专业之一啊。

母亲接过话题：“是啊，丁姨家本来经济拮据，这样一来压力更大了，儿子，你们家可是我们的大恩人！你问下杨柳的舅舅吧，他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班，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们。”

申鹏更头痛了，原计划回家好好缓解疲劳的心愿成了泡影。自打下班看到鸽子到现在，他就心烦意乱。事情虽然过去快二十年了，只要想起，仍心有余悸。

高三那年，一天放学回家，天空中飞翔的一群鸽子把申鹏迷醉了，以至完全忽略了迎面

疾驰而来的大货车，千钧一发之时，是丁姨的丈夫李叔冲上前，把申鹏狠狠推开，而李叔的双目却从此失去光明……

妻子的舅舅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负责人，这个申鹏记得，但申鹏明白纪律的严明和作风建设的重要性，当然也懂不能为难舅舅，更不能害了舅舅。

申鹏十分希望杨柳能早点回来，妻子在交警部门上班，加班加点是常态化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十点半，杨柳终于回来了，他顾不得体贴，一股脑把今天的事全倒出来。他相信杨柳的脑子特别敏锐机智，每每在关键时刻要比自己的应变能力强。

这些年来，丁姨、李叔的名字杨柳听了上百遍了，那些故事也耳熟能详。但她与申鹏的想法一致，绝对不能为舅舅添麻烦。

第二天上午，申鹏忙完一堆业务后，抽空打开手机，微信里，杨柳发来一段文字：“老公，我想到办法了！要不我们

暂不买车吧，把那20万元先用，到时我们统一口径说，是二十年前那个货车司机委托交警转给孩子读书的赞助费。让这个爱心故事，也留下我的一份！”申鹏刚给妻子发出一个感恩的表情，母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她怕在家时说这些，让儿媳妇听到不方便，就在电话里一再强调要申鹏帮帮丁姨。

有妻子的大力支持，申鹏快地回应：“妈，您放心吧，这事我们会解决。”

申鹏和杨柳把钱交到丁姨手中时，她和李叔半信半疑，丁姨提出能不能跟司机见个面？杨柳沉默一会，对丁姨说：“对方有叮嘱，这事只有你我才知道就行。”

杨柳能说会道，终于让丁姨安心地收下这笔钱，有了这笔善款，孩子读书费解决了，丁姨他们也就不必到郊外租房了。

从丁姨家出来，申鹏和杨柳会心一笑。

比

□ 黄春馥

厚实的黑棉絮，裹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的眉头拧成把黑刷子，脸上拉下两道长长的跑道。他似乎看见邻居坐在车里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好像在说：以前你处处把我比下去，现在轮到我威风了？

出了车库，就看见邻居的家人迎面走来。他赶紧迎过去打招呼。以前他一直等着对方打招呼的。吃饭了？没有，哪有这么快。女人一笑起来，周围的皱纹都向鼻子中间挤去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他紧张地咳嗽了一下，我刚才经过你家车位，换新车了？恭喜啊。是啊，我家那口子最近做了电商，在平台上签了一笔大单，就把车子换了。女人的大嗓门向周围辐射，好像要向全世界宣告一样。他脸上的肌肉扯动了一下，想笑笑不出。好在夜色漆黑，灯光微弱，女人没看出来，也没兴趣理会了。

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梯。其沉重的程度犹如优等生高失利，其忧伤的尺度犹如舞台上

垂下的厚厚帷幕，其缓慢堪比乌龟爬金字塔。终于还是到家门了。他深深叹口气，无精打采地按了门铃。

妻子开了门。她的脸像个向日葵，发着光。问他，怎么，今天给领导批评了？他摇摇头，没什么。门在身后关上了，他习惯性地张望一下，孩子呢？妻子高高兴兴地说，今晚跟同学去聚餐了，还没有回来。他勉强开朗的险瞬间变成漆黑。为什么那么浪费？没事去外面乱吃干嘛？转眼间他的头发里酝酿起闪电，眼里腾起了怒火。刚才的不如意一下子就要在这个小借口里爆发出来了。

奇怪的是，妻子一反常态没有惊慌，反而不以为然地瞪了一眼。怎么，我们孩子期中考进了前十，不应该奖励一下？他一愣。儿子平常可是经常在二三十名之间徘徊，难得这么辉煌。他的怒火一下子无影无踪。条件反射地，他向邻居的方向瞥了一眼，小声问妻子：老陈家的老大跟我们儿子同个班，他考得怎样？妻子摆个胜利的手势说，被你儿子比下去了，也不知道陈知不知道。

他心里的乌云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用遥控器打开电视，里面播放着《今晚星光灿烂》。



母与子

□ 陈珍珍